



世界文學名著

血 情 荒 炎

著 者 蒂 綠
譯 者 卓 勳 劉 劉

LOVE IN THE
DESERT

By
PIERRE LOTI

Translated by
LIU HSÜN CHO & LIU HSÜN OU

世界文學名著

炎
荒
情
血

卷首語

本書作者裴利·綠蒂(Pierre Loti)，聞名世界文壇，爲法國第一流作家之一，實在不是偶然的事。綠蒂原名 L. M. J. Viand，一八五〇年誕生於法國立畿福地方勞領德一個小海港，童年是在另一海港魯欠福消磨的。綠蒂的祖先，多業航海，所以綠蒂本人日後飄泊大海，漫游世界，那種喜好，也由來已久了。

綠蒂在孩童時期，過的是嬌生慣養的生活，爲人聰明而富冥想，因與大海爲伴，遂有追逐不可思議世界的夢想。十七歲時，不顧一切，投入法國海軍爲學員，終爲海軍軍官。

因爲他在漫游中，見到各地美麗的景物，變動過甚，於是悲感叢生，死的一念，永遠不能離開他的腦中，基於這樣心情，就形成了他全部作品的主旨。據有人批評，綠蒂的作品，弱點在於缺乏動作的真實性，和組織鬆懈，不過結構卻有它獨到之處，永是變化無窮，輕快而饒有暗示的畫意，使人得

着各種新鮮的印象，感有一種無形力量的存在。所以綠蒂在近代文學中，是所謂「異國情調」的代表作者，兼偉大的印象主義者。（上述種種參考世界文庫第一本第三〇一頁）

這裏敘述的，是一個法國駐非騎兵的事蹟。主角傑因·裴雷據說於一八七三年在塞捏戛（Senegal）法國殖民地，位於菲西，曾與作者相遇。內容即係傑因同一土著黑女妃塔的戀愛始末，因種族不同，傑因就起了兩種互相矛盾的心理，永遠衝突着，直到死而後已。此外故事的用意是同情着一般被放逐於大海蠻荒的人們，因為他到過塞捏戛，並對於書中情節，有所根據，所以他一切的描寫，並不是完全虛構的。

原文是英文版，題名叫作 The Romance of A Spahi，譯名「炎荒情血」，是根據另一題名 Love in the Desert 而擬撰的。小說是散文的體裁，像這樣長篇散文的譯述，在中國目前的荒蕪的文壇上，雖不能說沒有，但亦並不多觀。文章因為背景在非洲，充滿了「異國情調」（這本是作者特有的作風），處處流露出「熱的美麗」，是以有了這樣的體裁，有了這樣的背景，那能不動人心靈呢！單就譯者而論，在一章一章地逐譯下去時，看到的雖然滿紙荒炎，沙漠，太陽，黑人等等，

但所得的印象竟是如此深刻，心裏永遠衝動着：「祇要我能到那裏去一趟！」

譯者二十四年七月五日

炎荒情血

緒言

一

離開摩洛哥的南端，沿着非洲海岸線，日以繼夜地追蹤着一片無限荒漫的地方下去，這就是薩哈拉「乾涸的大海」。摩爾人也叫牠是勃利地爾亞勒芝（Bled-el-Atouch）——所謂「焦渴之土」。

這荒漠的沙原有五百海里的長，沒有爲任何經過船隻所設的標誌；沒有一株樹木，也沒有一個生命的痕跡。寂寞互相追繼着，顯現着變易的沙丘，和無止境的地平線。這一切的單調，並且，熱度每天濃烈地增高着，當時沙漠上終於出現了一座古舊的白色城市，種植着珍異的黃棕樹。

這是塞捏憂的聖路易城，聖捏岡比的都城。有一座教堂，一座回教禮拜堂，一座寶塔，還有一些用摩爾建築式建造着的房屋。這一切似乎都沉睡在太陽熱烈的光線下，像從前在岡果，聖保羅，與聖菲列潑海岸上繁盛的葡萄牙市鎮一般。人們跑近時會驚奇地看到這城市並不建築在海邊上，甚至於不會取得一個海口；同外面是一點交通也沒有的，低窪而多直線的岸邊，像薩哈拉一般的無可居住，同時一條無止境的浪沫線，不容許任何的船隻停泊登岸。人們也能看到從遠方不能瞧見的事物：這便是無量數蟻丘般的人類居所——尖頂的茅蓬，在這些茅蓬下面，住着一種混雜的黑色民族，那些茅蓬組成了兩個大城市，便是加脫納和納韃，夾在聖路易城和大海的中間。

如果有人在這地方的前面停留下來，便立刻可以看見有直立着的黑人駕駛皮艇前來。這些划手都是高大的黑奴，體格和肌肉是極可讚美的，但是容貌都像猩猩。他們的皮艇經過那浪沫時，至少要傾覆到十次。用了他們黑人所有的堅忍和粗人的敏捷與氣力，他們十次把正了皮艇，並且在他們的路線上衝來。汗漬和海水在他們赤精的皮膚上照耀着，像刷油的紫檀木一樣。可是，他們終於到達了，帶着勝利的神色微笑着，顯露出他們一口美麗的牙齒。他們的「服飾」爲一付符咒

和一種玻璃項圈所組成。在他們保管中的東西，是一隻慎重牢繫着的皮匣——信箱。

在皮匣裏面，可以找出監督給到達船隻的命令，和其他殖民地人民的信札。人在緊急的時候，可以毫無疑懼地把自己信托給這些黑奴，而一定可以被他們最謹慎地舉起來，而最後必能被安放到岸邊。

向南到塞捏憂口的水程，比較要舒服些。那裏，平底船在恬靜的狀態中順流載着你到聖路易。大海隔絕的影響，是「爲什麼原故」在這地方有如許閉塞與憂悶。

聖路易並不是等待輪船的地點，也不是等待從別半球開來的商船的地點。人到那裏去，是迫不得已的事。從來沒有人會無故遊歷到那裏。人們在那地方似乎像囚犯一樣，絕對的同其餘世界隔離開來。

二

在聖路易南部，近回教禮拜堂的地方，有一所矮小而孤立的舊屋，那是屬於某一塞巴村落的。這是極白而有磚牆的屋子，屋的外部，已成爲無數螞蟻與蜥蜴的窠穴。當偶然有人經過的時候，有

兩隻鸛鷺出現在屋頂上，用牠們的嘴向太陽發出必剝之聲，嚴肅地伸出牠們禿毛的頸子在仄狹而荒涼的街面上空。

啊，這是非洲土邦特異境地的憂悶呀！

一株瘦削有刺的棕樹，每天延着牆根很遲緩的投着牠微細的影子。在這裏不再有使人醒目的青綠色，而牠是唯一的樹木了。在牠的黃色枝上，有好些小鳥飛躍着，這些鳥我們在法國叫崩蓋鳥的。這裏一帶到處都是沙粒；終年的沙粒。這裏的土地也正如給薩哈拉一切的焦灼呼吸烘乾了似的，從來沒有蘚苔或青草生長的。

三

在房子的下面，住着一位可怕的老女黑奴，名字叫苛萊品地，是一位黑王舊昔的寵者，正在她頹敗的產業中生活着；她破爛的衣服，小奴隸，山羊，綿羊，和羸瘦的黃狗羣，這一切都是她私自添設的。

在上面，有一間廣闊高大的天花板方房。從屋外一架腐蝕的木扶梯可以通達到這房間。

四

每天晚上，有一個穿着紅背心，戴着紅色回教徒帽子的法國騎兵，在太陽落山時跑進塞巴村這房子裏來。

哥萊聶地的兩隻鸛鷺從遠處注意着他；從死寂的鎮市的另一端，牠們認識了他的姿勢，他的步伐，和他衣帽的顏色，讓他進去而並不表示一些不安靜的樣子，好像他是一位從前相熟的人物。他是一個高個子的人，傲然地把頭部昂起着。他純粹是一個白種人，雖然非洲的太陽深深地曬焦了他的臉龐和頸部。這騎兵是極端漂亮的人物，具有男性的美和嚴肅的性格。他有一雙清晰延長而十分像亞刺伯人的大眼睛，他倒在後腦的帽子，讓一簇棕色的頭髮探露出來，垂下在他廣闊完美的前額。一件紅背心是很奇妙地適合他的身材，在他的服裝上有一種柔和與力的混合。他老帶着一副嚴重而默思的容貌，但當微笑時卻又極溫雅並露出他潔白的牙齒來。

五

一晚，這穿紅背心的人比往常更帶着一副思慮多端的神氣，跑上塞巴村屋的木扶梯。他跑進

了他這高大的房間，房裏是空無一人，他驚奇了。這就是那騎兵所住的奇異底臥房。幾張鋪着席的矮櫬陳設在他光赤的房裏；還有幾條馬夫拉勃地方牧師寫着字的羊皮紙；和各種符咒掛在房間上面。他走向一隻巨大而直立的大箱子，那是用銅和顏色裝飾成功的，像那些育洛夫人藏置珍物的寶庫一般。他想把牠打開來，然而又發覺牠是綑牢着。於是，他把身子躺直在椅子上，那是一張黑人所製造的板條沙發。他從背心裏取出一封信，在那信上簽名的地方吻了一吻，然後開始閱讀。

六

無疑地，這是一封情書，是美麗的姑娘——像年輕美貌的巴黎姑娘，或更像尊貴而浪漫的西班牙情婦——所寫的，因為這漂亮的騎兵像熱情劇中的英雄一般，生成就是善玩愛情把戲的角色。他所讀的那封信，可以給我們一些具有戲劇般奇遇的真髓，在這奇遇中開始了他的歷史……

七

被騎兵吻過的那封信，貼着隱藏在西文尼斯村落的郵票。這是一隻可憐衰老而發抖的手所寫的，書法也很粗疏。可是信終於是一封信，而其中錯誤卻是不免的。

這封信裏說：

『我親愛的兒子：

『在這封信裏告訴你，我們康健的消息，我們的身體目下總算還好，我們感謝上帝。但你父親說，他自己現在又老了些了，關於我們的一切，由我用筆來和你談談。你知道，我是不善寫信的，你得原諒我。兒子，這要告訴你的，有過一時我們是非常困難。你離開後三年以來，我們是依然一事無成。順境和快樂與你同時離開了我們。暴風雨幾乎把田地都毀了，牛也生了病，使我們化了不少代價纔把牠醫好的。你父親已不能像年輕人那般很快地工作了，而我們還得要修理我們的屋頂哩。

『我也知道，在軍隊裏做事也不會怎樣好的，但你父親說，如果你能拿你所允許過的給我們——而不使你捉襟見肘——那在我們是很得用的。馬萊家很富裕，本來可以借些給我們的。可是我們不願向他開口，去欠他們的債。最後真沒有辦法時，纔向他們去訴苦和求教呢。我們常常看見你的表妹珍妮·馬萊，長得一天比一天漂亮了。她跑來看我們時談到你，這是最使她快樂的事了。她說，除了做你妻子之外，她不再想什麼東西。我親愛的傑因呀。可是你的父親目前不十分贊成

你結婚，因為他說，我們是這樣窮，你現在又還是一個頑皮的孩子。不過據我自己的意思，你能得到一條將軍武裝寶帶，而人家能看見你穿着美麗的軍服回來的話，那麼，什麼事情都沒有問題了。

『要是我能看見你很快樂地結着婚，我就死也瞑目了。也許那時你能造一所房子，近着我們，因為現在我們的房子對於你們是不十分相宜的。有時我和裴雷常在晚上這樣打算着。

『無論如何，你必定要寄一點錢給我們，我親愛的兒子，因為我們實實在在是很困難呀。這個年頭，我們一點都沒有什麼收入，那我已經說過了，因為是天時和牛的原故。我知道你父親很憂愁，他在晚上翻來覆去很利害，做着擔心的夢。如果你不能將允許我們的數目寄來，你就依你能夠寄的寄給我們吧。再會，我親愛的兒子；同村的人都問到你和你回來的日期。鄰居也大家問你的好。至於我呢，你很知道的，自從你去的那天起，我就一點也不會快樂過。我現在要停止了。我擁抱你，裴雷也如此。

『愛護你的老母親

『裴冷各司·裴雷』

傑因把手腕攔在窗子上，支頤地沉入幻想之中，他無目的地注視着展開在目前的非洲景色。便是那茅蓬的側影，遠方波浪滔天的大海，和澎湃不盡的浪沫線。黃色的太陽快要西沈，但依舊照耀着荒漠和無邊際的沙原。在遠處，摩爾人領導着的大蓬車和天空中點綴着的幾羣鷺鳥，他注視着在那下面的一點；索爾之墓，那個地方，他曾領着幾個和他一樣都是山民的同伴去過的，而現在他們已死於這裏可咀咒氣候所釀成的熱症了。

啊，回去近着他的舊人吧！同珍妮·馬萊住在一所小屋裏，近着他的老家吧，雖然那是窳敗而簡陋的。爲什麼他們把他放逐在非洲的這個地方呢？他和這種地方又如何能適合呢？還有，這件刺觸而又宏壯的軍服和這亞刺伯帽……於他，一個西文的農民，是何等一副喬扮……他沉靜在那裏很久，沉入他家鄉的幻想中；他是塞捏憂一個苦惱的武士。

太陽落下去，夜現在完全來到了，悲哀的情緒也和黑夜一起來臨。一陣鼓的敲打聲從納韃韃脫傳來，這是黑奴們在那裏召集他們的聚會。茅蓬中點亮着火光。這是十二月中的一個黃昏，一陣

怪風捲起來，造成許多混着沙粒的旋風，使人戰慄。這是在遼闊而焦熱地帶所不常有的東西。

門開了，一隻豺狼般臉的棕色狗豎起耳朵跑了進來，在牠主人的四周跳躍着；同時，一個年青的黑色姑娘出現了，愉快而狂笑着。他略略行一個奇異而滑稽的禮，說道，「噫！你好麼？」

九

這騎兵向她擲去一副震撼的神色。

「妃塔，」他用一種她所懂的語言這樣說，「打開那箱子，讓我把錢取出來。」

「你的開立司！」（一種錢幣）妃塔這樣回答着，睜開了她在黑眼皮下的微白的大眼睛。「你的開立司！」她重複說，像小孩因被發覺了什麼過失而懼怕責打時那般的形色，再交雜着一些恐懼。

於是，她顯露她的耳朵，上面掛了三對製作奇妙的裝飾着的金飾物，極端地奇異精巧。他們是加勒姆純金飾物的式樣，爲黑藝術家們在低小的蓬帳中用祕術所打造成的。他們匍伏在荒漠的沙土中做這樣玄妙的工作。

妃塔買了這幾件東西，那就是這騎兵的開立司去處。她渴望這類東西很久了。她化去了大約有一百法郎，這是他在士兵生活中許多地方節儉着漸漸地積聚起來的結果；也就是他預備寄給他上了年紀的父母的錢。

這騎兵射出一條憤怒的眼光，他拾起一些東西，像要打她的樣子，但他的手臂終於在他的身旁垂下。他強自平靜下來，傑因·裴雷本是和悅的，尤其是對於弱者。他並不怨罵，知道這是絕對無益的。何況這是他自己的過失。爲什麼他不能更牢靠地保管他這筆錢，而弄到要在別處另行設法呢？妃塔懂得如何浪施在她情人身上像貓一樣的愛撫；她懂得如何把她套着銀鐲的黑臂膊環抱着他，而她的臂膊像美麗石像琢成的一般。她也懂得如何把她柔軔的胸膛緊靠着他，同時就這樣地使他投入了狂熱之中，這狂熱會使他原諒她的過失。所以這騎兵讓他自己茫然地倒在挨近她的睡榻上。他又延緩了設法給他老年父母在家鄉急切期待着的錢，直到第二天。

